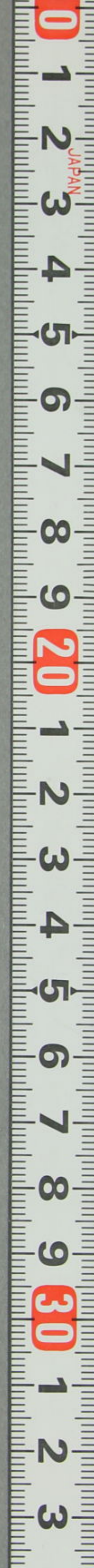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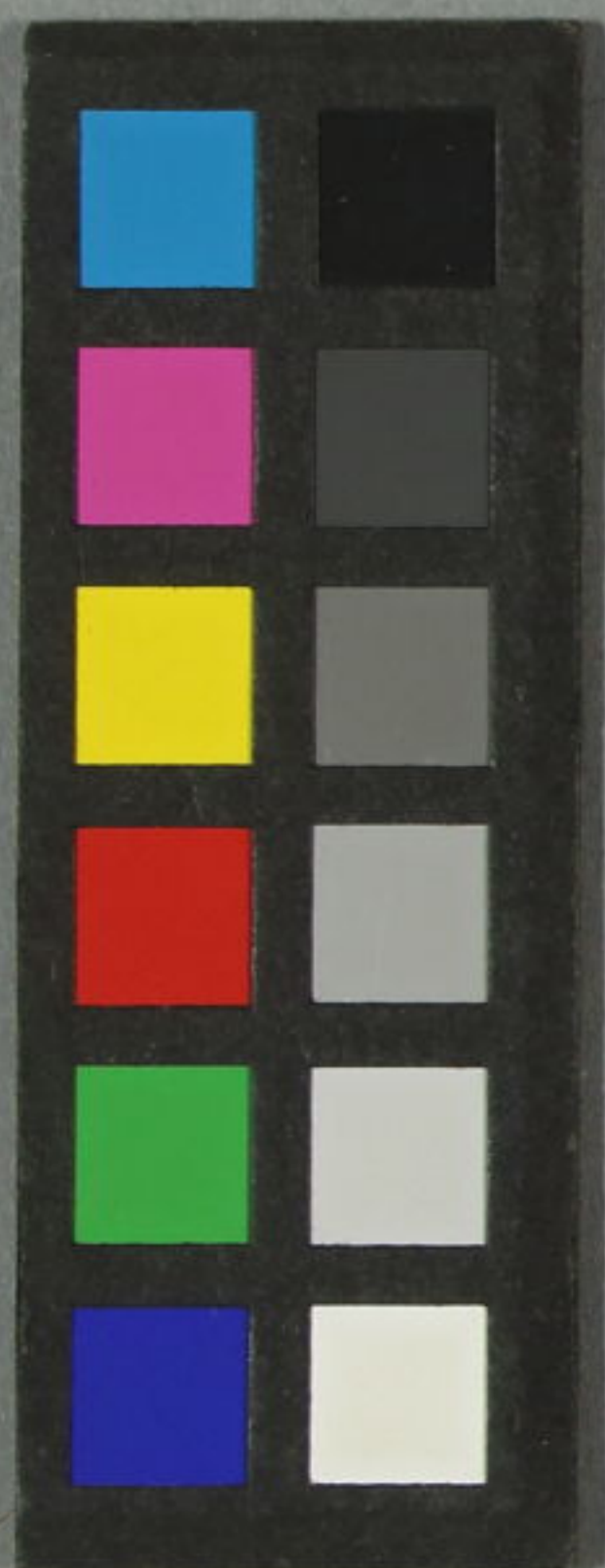


全蜀  
藝文志

和16  
2033  
27



和16  
2039  
27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日

江陵朱雲煥遐唐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

劉全白

古柏記

宋田況

王稚子石闕記

劉涇

新繁縣古楠木記

蒲咸臨

游浣花記

任正一

八陣圖記

劉昉

胸臆記

李燾

金魚堡記

安原白

嘯臺磨崖記

李燾

砌街記

范蕃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文同

西岷保障圖明

周洪謨

全蜀藝文志

卷四十

日

讀月草堂



世之務自負流離賦賦竟無所成名有子名伯禽偶遊至此遂以疾終因葬於此文集亦無定卷家家有之代宗登極廣拔淹瘁時君亦拜拾遺聞命之後君亦逝矣嗚呼與其才不與其命悲夫全自幼則以詩為君所知及此投吊荒墳將毀追想音容悲不能止邑有賢宰顧公遊秦志好為詩亦常慕效李君氣調因嗟盛才冥冥遂表墓式墳乃題其名冀傳於往來也貞元六年四月七日記沙門履人書墳去墓記一百二十步

古柏記

宋田況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柏年祀寢遠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足異

者杜甫嘗作歌段文昌亦作文摹狀環奇人多諳誦故老相傳及記事者云自唐季凋瘁歷王孟二偽國蠹朽尤甚然以祠中樹無敢翦伐者皇朝乾德歲仲夏枯柯復吐益敷茂觀者歎聳以謂榮枯之變應時治亂武侯光靈如有意於茲者誠為異哉因命工圖寫備述本末以貽好事者自三分訖今八百餘齡矣

王稚子石闕記

劉涇

西漢循吏稱文翁老於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稱王稚子葬於鄴縣卽今之新都石闕在道傍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為

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勢參岷峨氣凜雪山蓋宦學所當臣於  
 下風以幸教髮髯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遑如此余訪古石類  
 得秦石犀石筍漢石室石柱石闕凡五物若犀筍與柱無甚損  
 益事而室闕苟不朽則實二之甘棠也於是新都令王君天常  
 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太尹蒲陽蔡公為稚子作屋書  
 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於鍾梁闕上  
 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於顧陸并以告來者

新繁古楠木記

蒲咸臨

周公賦鴟鴞之年大風拔木乃命邦人起而築之最為異事然

大風拔木天也起而築之人也大木既偃因人而起之當無足  
 恠者孔子定書從而記之示訓戒也元祐八年繁江隆道觀玉  
 帝殿庭有古楠二章分列左右如輔如弼一夕風雷大作偃其  
 左偏者邑宰命匠石取之執柯伐其枝忽聞軋軋聲乃稍稍起  
 立匠石皆在其上如猿猱然觀者驚駭邑宰降階俯伏請罪君  
 子以是知天道之不可誣也校諸金滕茲為尤異蓋以不待人  
 力而自起也今五十有一年矣縉紳先生尙能言之若不鑱諸  
 石以永其傳則無以訓戒後代余被命尉茲邑道士詹坎淵請  
 書其事因從春秋記異之法月而日之以警不能寅畏上帝者

遊浣花記

成都之俗以游樂相尚而浣花為特甚每歲孟夏十有九日都人士女麗服靚妝南出錦官門稍折而東行十里入梵安寺羅拜冀國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與其日凡為是遊者架舟如屋飾以繪綵連檣銜尾蕩漾波間簫鼓絃歌之聲喧闐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結棚上下數里以閣舟之往來成都之人於他遊觀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則傾城而往里巷闐然自旁郡觀者雖負販芻蕘之人至相與稱貸易資為一飽之具以從事窮日之游府尹亦為之

至潭上置酒高會設水戲競渡盡眾人之樂而後返其傳曰此冀國故事也冀國姓任本漢上小家女任媪嘗禱於神祠夢神人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月十有九日而生女稍長奉釋氏教甚謹有僧過其家瘡疥滿體衣服垢敝見者心惡獨女敬事之一日僧持衣從以求浣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衣蓮花輒應手而出里人驚異求僧已不知其所在因識其處為百花潭會崔寧節度西川微服行民間見女心悅之賂其家納以為妾寧妻死遂為繼室累封至冀國既貴每生日即來置酒其家艤船江上訪漂衣故處徘徊終日後人因之歲以為常且即寺

之東廡作堂祠之余自為兒時得於傳聞如此顧未嘗一至其處今歲之夏以事留成都而適及是日與二三友觀焉訪冀國遺跡漫無可效獨有吳仲庶所作祠堂記與余昔所聞於為兒時者大抵略同時余猶為疑其說之不然者余按唐書大歷中崔寧自蜀入朝留其弟寬守楊子琳自瀘州襲之寬戰力屈寧妻任素驍勇出家財募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懼引去蜀賴以全止以姓見初不載其封冀國及為何許人其嘗扞大寇以功得封史家略而不書尙或有之至其家世實不知所據杜子美詩曰百花潭北莊又曰百花潭水即滄浪其來久矣非

由冀國而得名也吾意蜀人之不忘冀國之功歲卽其祠致禮焉因相與朋聚為樂非謂其為此邦之人及嘗自為僧漂衣之異也而或者因百花潭之名附會其說務為誇誕若不足憑況潭在成都為近郊使冀國實生於是寧方節度鎮蜀何至奪其境內之民而妾之豈為民父之意哉此甚不然者矣客有謂子白杜子美在蜀與寧同時潭之得名與子美實相後先子又安知其不然寧跋扈人也何有於境內一女子乎大歷之世朝野多虞干戈兵甲時有所貸而不問重以從事中原未遑他及寧違禮叛律以資聲色之俸以欺朝廷之不知且莫我誰何者蓋



有所恃而爲此也後寧從德宗狩奉天爲盧杞譖死不能保其  
首領雖曰非罪得非罔上之報天或使之邪方寧無恙時驕其  
嬖妾至馳騁出游於十數里之外使人習之而不能改遺風餘  
烈猶足以啓後人侈心想其當時車服之盛疾驅於通道大都  
震耀其閭里之人傲睨一時不知有識者得以指議其後雖冀  
國嘗有功於蜀而專恣亦甚矣吾以吾之說如此客以客之說  
又如此相與詰難久之會日莫笑謂客曰是游可樂事之然否  
姑置之未暇究也坐客皆笑而罷明日錄其言爲記

八陣圖記

劉昉

魚復陣積剏自武侯江流莫移若有神護雖經毀改幾失其真  
稽之圖經訪諸故老而遺迹隱然尙可見也顧將湮沒余心是  
悼亟令軍士哀石增累悉還其舊方圓曲直縱橫廣狹之不敢  
少加損焉尙慮他時復罹前厄刊圖於石用示後人界垣之內  
縮而計之以丈爲分其外圍山川城郭之勢而不計以度且命  
作侯祠於城上以俯臨之夔人歲以人日傾城徙市縱遊八陣  
之間謂之踏積是役告成適當是日賓僚咸集酌酒陳詞以落  
之昔侯嘗擒孟獲觀營陣心不服曰若祇如此固易勝耳逮至  
七縱七擒然後以爲天威及司馬仲達觀其軍壘則嘆服曰天

下奇才也桓温過此雖能知其為常山之地勢蓋亦未究其妙然能知與否在孔明初何損益余非能知之者姑修故壘以俟來哲云紹興戊辰正月丙寅潮陽劉昉書

胸臆記

李燾

漢志巴郡有胸忍縣顏師古注胸音杜君卿通典乃作胸臆胸音臆切尹與師古特異按許叔重說文胸脯脰也其俱無他義胸臆蟲名漢中有胸臆縣地多此蟲因以為名胸如臆人尹讀如聞蠶君卿蓋從叔重而小不同然叔重謂胸臆屬漢中誤次類篇承叔重之誤既以胸臆屬漢中別於臆字下注胸臆縣

屬巴郡則又承師古之誤遍檢地志漢中實無胸臆固當以君卿為正然胸當作胸从不當作胸从君卿猶未及辨考職方者宜辨之問月一日泊舟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今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乾道九年眉山李燾記

金魚堡記

出皇華州古碑

安原白

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鳳鳥河圖之嘆猶不能免春秋紀異不書祥而西狩獲麟之筆或未之忘何則天之降祥聖人蓋不忍沒其實且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瑞不虛生因人而致昔賢蓋有獲鱸魚而陞顯官覩白鹿而陟華途印龜昭左顧之祥石鵲啓侯

封之瑞一幾感召不可誣也方雪中常侯之守皇華也下車未幾時和歲稔簿書獄訟之暇省視城堡度量地勢凡當出戰入守之地必欲事事周密一無廢弛昔之欠缺者補而足之始之卑隘者壘而大之身先士卒靡憚勞疲躬厲王役不辭寒暑夙興夜寐晷無暇時劉越石之枕戈陶士行之運甓曾不是過又病東門以西雉堞不聳女牆之內地步稍蹙萬一敵攻吾瑕懼莫能敵議欲改圖爲萬全計適築鎮西定遠兩堡未遑也越明年仍歲豐穰侯乃經營朝天門之上建一大堡使外勢斗絕足以杜窺闖之謨內勢砥平足以嚴矢石之備規模甫定堡未得

名會夏季朔日治石之工忽來告曰屬有破石霧氣冲天隱出雙魚黃色光潤長不盈尺而鱗鬣悉具合郡趨觀莫不驚詫若吏若民作爲歌詩以贊盛美咸謂金魚呈祥非特顯刺史魚符之兆抑祥開創堡之地天意蓋有在也是堡落成請以金魚命之侯曰不然魚化爲龍鄉士軒翥之祥也牧人夢魚歲事豐穰之應也於余何有但歲豐民樂誠爲上瑞堡以是名不亦華乎吏民復進曰人材速化皆賢侯教育之厯年穀順成乃時政和平之驗體有關係誰實尸之况祥瑞之來難虛其應命名之意不但彰賢侯之德而皇華形勢之地亦與有千歲無疆之休也

何以遜為侯曰諾於是金魚堡之名始定竊嘗思之世之人發一誠心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生一疑心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此無他誠與不誠之判也今侯孤忠許國善政宜民光輝發越感此嘉瑞其誠開金石信及豚魚治狀班班蓋可攷矣然猶謙沖退託不有其此非膺合於范史所謂抑而不當之意乎夫環千里之地而為之長叢州邑之衆而為之牧愛養一誠密於實政此真斯民非常之瑞乎余嘗讀黃山谷新昌瑞芝亭記有曰使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靈鳳在郊藪又黠吏不舞文不必虎渡於河里胥不追擾不追

靈作麟

不入境山谷非諱言祥瑞也蓋謂政平訟理民安其業則祥瑞開端之地於是乎在吁人知金魚之為瑞而不知實政感通之為瑞或知實政感通之為瑞而不知一州之民得太守之為真瑞也可不刻堅珉以傳不朽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而有攷焉

嘯臺磨崖記

李燾

真如巖穴峭深佳處未易目也牛嶺有石角立或屋其上憑臨極空濶而棟宇迫隘弗稱使榮德令增廣之圖經謂此孫登嘯臺登隱河北不聞至蜀然古稱嘯獨登善凡嘯者必稽焉雖假託亦宜況登不汗魏晉於道最高嵇阮欲為弟子且不可得其

全蜀藝文志

卷四十

記

讀月草堂

神遊八極之表復何所不至區區限以方域則陋矣

砌街記

范 暮

天下郡國惟江浙幾其道雖中原無有也太少二城坤維大都  
會市區櫛比衢隧碁布而地苦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  
履膠漆既晴則蹶道輒迹隱然縱橫頗爲往來之患紹興十三  
年鄱陽張公鎮蜀始命斲之僅二千餘丈後三十四年吳郡范  
公節制四川爲竟其役鳩工命徒分職授任程督有方尺寸有  
度費出於官而不以及民日廩以食而人競力作未幾告成以  
丈許者三千三百有六十用斲一百餘萬爲錢一千萬贏率一

九

肆百參拾伍

街之首尾立兩石以識廣狹凡十有四街然後所至側布如江  
浙間雨不乘橈騎不旋濇徐行疾趨俱從坦夷父老相與謂曰  
周道如砥其尙見於斯乎昔者單襄公聘宋過陳火朝覲矣而  
道第不可行於是歎司空視塗之失職而知其不久子產以乘  
輿濟人於溱洧而徒杠輿梁弗修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夫善  
爲政者緩急有序大小畢舉未有治其急而忽其緩志其大而  
略其細者而善觀人之國亦必以是公之於蜀藥傷補敗苗耨  
髮櫛無一不用其力至道路之政世所謂緩且細者亦整治如  
此百世之下四方之人入其境仰公之賢推此以攷其政績尙

全蜀稅文志

卷四十

誌

讀月草堂

可髮髯云淳熙四年四月日記

十

肆百貳拾陸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文同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焉爲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劍字倚天國初時號爲高賢修積善行嘗奉事異僧曰王羅漢者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者初倚天去彭在道中比至都下人往往見道人被破褐狀貌惟偉常在倚天左右忽問他有不<sub>能見之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答自知王之於此陰護持</sub>

之爾術士常言倚天壽不滿四十倚天過華山謁布夷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爲造藥一鼎使攜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枵然若將翩翩隨風而<sub>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關者遣視不見其人但以杖</sub><sub>十</sub>華倚門而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sub>所</sub>致之者自後胡<sub>氏</sub>門愈盛<sub>述今累世矣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詣其家觀其所</sub>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如彈丸赤黃有光隱雜寶中其重若金玉余嘆曰倚天人不能知其然者陰行甚密矣所以三異人者常相與逢遇如此警動之倚天

全蜀稊文志

卷四十一

記

讀月草堂

雖已去世亦自與斯人遊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為進士  
端厚純粹為鄉里所稱余曰謂無演曰靖佳士也於以見胡氏  
子孫承籍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窮極者已無演曰然事可  
記也自余來興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為記之

西岷保障圖記

明 周洪謨

蜀為坤維大都會三面鄰蠻犛蕃羌南則夜郎靡莫西南則功  
祚都西北則冉駹冉駹有六夷七氏九羌即威茂二州之地也  
又其西乃為松潘松潘之西北為吐蕃東南雜以羌種落既繁  
險阨彌固羣夷據巖嶂以為功籠碣礫善製堅甲勁弩走巖壁

捷如猿猴凡蜀民之轉輸松潘者常掠於道其為蜀患從來久  
矣然而松潘之所以深入而壘者蓋以據羣夷之輿室而杜其  
門戶故羣夷之不敢覬覦成都者以有松潘也四川都司指揮  
使周公貴往歲奉勅往備其地方蠻酋董布等出沒公累能禦  
之而夷黨劫奪軍餉公又能親督矢石擣殲其衆公聞於朝遣  
使賞勞由都指揮同知而進今秩士君子有繪圖獻之者題曰  
西岷保障蓋以嘉公之功而繫之曰西岷以松潘在岷之西也  
雖然蜀徼之要害者莫若松潘松潘既靖則全蜀靖矣是西岷  
之所以保障者豈非全蜀之保障也哉繼自今尙其益殫乃心  
全蜀稊文志

益遠乃籌使吾蜀永倚公為長城可也公有勇略善撫士卒自  
藩憲大夫及閭巷士庶皆稱其賢公之先君子有功太宗朝積  
官如公今職宣德間公廕補成都後衛正統間征麓川孟養有  
功故擢官都司公不惟克樹忠烈又可謂克紹先美矣公以圖  
來屬為記故書以歸之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一

江陵朱雲煥退唐

前益州五  
長史真記

唐 李德裕

張益州畫像記

宋 蘇洵

載酒亭羣  
公畫像記

范 鎮

大聖慈寺畫記

李之純

楞嚴院畫  
六記

文 同

彭州張氏畫記

文 同

文與可篔  
簹谷偃竹記

蘇 軾

文湖州竹記

呂元鈞

從文湖州  
木石畫壁記

楊天惠

莫侯畫像記

楊天惠

焦夫子碑記

周 表

左右生圖記

李 石

全蜀藝文志

卷四十一

目

讀月草堂



唐吳道子  
畫聖像記

元  
尚佐均

壹百陸拾柒

全蜀藝文志卷四十一 楊升菴先生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記壬

前益州五長史真記

唐  
李德裕

益州草堂寺

成都記云在府西七里去浣花亭三里

列畫前史

節度職不帶尹則帶長史非今賓佐

也一十四人代稱絕迹余嘗於數公子孫之家獲見圖狀乃知

嵇作稽

草堂績事靡不造真者昔崑野旁求徒聞審像嵇山高舉帷止

鎔金孰若託之丹青妙畫神照楚國祠廟魯王宮室洎此邦文

翁舊館皆圖歷代卿相燦然可觀雖有慕於前良曾莫究於形

全蜀藝文志

卷四十一

記

讀月草堂

似豈與夫年代已遠遺像猶存入虛室而煙霞暫披拂浮埃而  
瑤林斯覲余以精舍甚古貌像將傾乃選其功德尤盛者五人  
模於郡之廳祀追維二漢臺閣皆有圖寫黃霸于定國雖宰相  
名臣不得在畫相之列卓子師德行君子而在功臣之右今之  
所取意其在斯乎采色既新光靈可想儼若神對吾將與歸因  
敘其事詒諸來哲太和四年記

張益州畫像記

宋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  
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母養亂母助變衆言朋與朕志

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  
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  
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  
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  
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  
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  
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  
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敝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  
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

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人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也且

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濁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

天了口噓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轟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

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說詭言不祥

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

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伎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

全蜀稗文志

卷四十一

記

讀月草堂

閣閣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方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黍芘芘  
倉庚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日  
歸公政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  
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中朝服

三五 伍百參拾肆

載酒亭羣公畫像記

范鎮

子雲古蜀人事漢成哀平世歷新室身誦而道不得行子雲沒  
宋興八十九年上距今千餘歲其鄉人之學者森然若林之植  
於晦其在太平興國中有若諫議大夫田公錫之論議參知政  
事蘇公易簡之博大雍熙淳化中有若直昭文館陳公充直史  
館朱公台符之文雅景德大中祥符中有若侍御史張公及之  
介潔集賢校理王公湜之温恭職方員外張公達之疏達其在

刻作鄴

今慶歷有若虞部員外李公暉之經術翰林學士彭公乘之恬  
退孫公抃之厚重屯田員外陳君希亮戶部員外梅君摯殿中  
侍御史何君刻之直方度支員外郭君輔屯田員外張公中庸  
之通敏直集賢院李君絢之夷曠是皆子雲之徒學其道而得  
其傳者益州提點刑獄度支高君旣葺子雲之居鑿其書又畫  
其像以及其徒意者使後來觀之知賢人之道有塞有通有誦  
有伸塞於晦時而通於昭時誦於不用而伸於有用云爾

大聖慈寺畫記

李之純

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較之莫如大聖慈  
全蜀藝文志

寺之盛僕昔監市征歷二年餘或晚暇與朋僚游所觀者纔十  
 一二比將漕七年亦屢造焉而未及見者猶大半今來守是邦  
 俾僧司會寺宇之數因及繪畫乃得其詳總九十六院按閣殿  
 塔廳堂房廊無慮八千五百二十四間畫諸佛如來一千二百  
 一十五菩薩一萬四百八十八帝釋梵王六十八羅漢祖僧一  
 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將二百六十二佛會經驗變相  
 一百五十八諸夾紵雕塑者不與焉像位繁密金彩華縟何莊  
 嚴顯飾之如是昔之畫手或待詔行在或祿仕兩蜀皆一時絕  
 藝格入神妙至於本朝類多各筆度所酬贈必異他工資費因

不可勝計矣其鑄像以銅刻經以石又不可概舉此有以見蜀  
 人樂善鄉福不吝財施者蓋自古而然非獨今日之侈自至德  
 已後寫從官府尹監司而下僚屬真迨於今凡三百九十人有  
 經數百年而崇奉護持無毀者又以見蜀人敬長尊賢之心雖  
 久不替噫其可尚也哉四方之人至於此者徒見游手末伎憧  
 憧湊集珍貨奇巧羅陳如市祇以為嬉戲街衢之所而不知釋  
 子隸學誦持演說化導亦無虛日故以藏經大部律僧長講之  
 數兼列云諸院為國長講計七十三座諸院大藏經計一十藏

楞嚴院畫六祖記

文同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與人不妄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蜀僧之能詩者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曰滿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履見者不知其中之所由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歷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橐中得八萬錢諉其所常往還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為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毗盧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破除諸妄而泯相忘

心我為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召使圖其事采飾殊絕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密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法苑之勝緣而畫評之善品者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常觀允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彭州張氏畫記

文同

蜀自唐二帝西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奇工故成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之處雖天下能號為古蹟多者

畫無如此地所有矣後歷二僞至國初其淵源未甚遠故稱繪  
 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近世所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亡宅  
 蓋苟於所利而不自取重其所為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  
 道人之學用筆設色韻氣標置未嘗輒自奔放惟一謹於良法  
 不為世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居甚閒暇口與承  
 天僧敏行游凡出於張氏之手者觀賞殆徧信乎他人之不能  
 相與較其後先矣敏行乃其俗裔也俊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  
 嘉嘆其祖之所為磨石請予道所以然熙寧六年中秋日記

文與可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螗蛇蚶以至於劍拔  
 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  
 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  
 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稍縱則逝矣  
 與可之教子如此子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  
 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  
 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  
 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  
 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

而子以為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顧得其意而已若子者豈止得其意併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韞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子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三百五十四匹知公倦於筆視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

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也然二百五十四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篔簹谷其一也子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子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子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子親厚無間如此也



文湖州竹記

呂元鈞

廢作發

君子之智思能過於人則事無巨細皆足以取高此眾人所以  
 尊仰欽愛之不已也畫者中有擬像而廢於筆墨之間苟臻其  
 極則近見摹物之情狀遠參造化之功力自古賢俊往往能之  
 蓋取其如此歟與可之於墨竹枯木世之好事者皆知而蘇子  
 瞻嘗謂盡得其理固不妄也頃年來成都畫此兩物於嘉祐長  
 老紀師之方丈紀師寶之以誇識者乃西州僧舍勝事之一也  
 與可在文館二十年其材可巨用將老矣尙恂恂小州胷中之  
 蘊曾不少露通塞榮悴無一毫縉諸心名教至樂之餘時作墨

竹枯林一二以寓其幽懷遠趣真所謂粹靜君子也豈特筆墨  
 之間有以過人哉知則語其大不知則語其細知不知於與可  
 何損益邪此可與高爽明達者言不可與鄙闇道也

徙文湖州木石畫壁記

楊天惠

鄉丈人石室先生文公近世文藝之雄自其爲大布衣卽以古  
 人獲重語於天下然壯思銳甚注射縑素不能休則又於書畫  
 焉發之時將官邛南會姍友於郫飲酒西禪之精舍夜艾氣酣  
 敗燭作此枯木惟石於方丈之壁蓋初試手然句然筆力天就  
 已自與詩品俱稱第一畫去今五十八伏臘矣某不及知晚幸

全蜀秩文志

卷四十一

記

讀月草堂

交公之子冲卿乃克聞之於是假館主者求觀焉斂衽三肅仰而游顧徒見老幹聳牙倉質蠱蠱旁枿紐雲下根裂地不知幾萬年物乃今猶植立楹間謾謾乎如空山臞仙真骨強勁劫壞而不僵岌岌乎如幽林古佛耆膚堅密閱歲寒而無恙余心懍然恪之以為公真王摩詰也特遣化出沒異耳然事無通宿命者斯言未可出之獨恨託非其地頗為拙目輕題墨漫漫橫斜於其上輒太息久之不能去間以告主簿事王君舜選舜選奮口吾乃能辨此乃併其壁徙置公堂之中央飾以櫺楯周護極謹某曰社稷多壽山缺耐久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方文公仕初

筵歲不過三十許耳胷中礲礲已有此奇是肯效兒女為柔熟邪君視此畫決非世人婉變之觀其戒輿臺固肩鑄遇過客俗子勿輕與言必審其人氣節不凡乃發視之其畫以皇祐之癸巳其徙以大觀之庚寅而某為之記

莫侯畫像記

楊天惠

江西莫侯治邨三年有佳政蔚然傳西南某間之舊矣崇寧三年七月某以事免官無所歸或曰盍稅功乎曰不可吾故治其曷可以留或曰盍旋梓乎曰未可吾乏貲其曷可以濟然則奈何曰吾聞莫侯長者吾將寄擊焉是必撫我既行屬歲旱所過

赤日射地黃盞勃鬱襲人苗暍死町間穀價翔貴從者病且恐  
余日飢飽有數後日進及侯境則道里清塏白激激彌望橙葉  
覆地航芋立軒舞翠氣殊知有雲日苦問水瀕人則皆日此吾  
賜也吾邑食岷水支流歲為堰大者若干小者若干其役夫若干指溉田  
若干媵故時吏弗省役役弗竭作穿築醜治不皆如律偶愆雨  
水輒厥涸故歲多失稔今侯之來敏於百治而水政尤謹其按  
行必豫其相視必親其功治凡要科配差次必經心目晝則執  
杖臨之夕宿野次與僕隸均甘苦故堰之高厚倍於舊而溝之  
深廣什之凡我所以無旱暵之恐非侯則誰使余曰然名定不

虛欲入見為侯道之會余有疾弗果侯聞余來亟遣騎勞苦問  
所之如十年舊問率諸僚身存之歲時賜給羽加越明年二月  
侯秩滿當去邑人固德侯之賜又惜其去恨不能留於是圖侯  
衣冠於其所將世事之像成又相率環觀而歌舞焉余亦惜侯  
之去其邑也乃述所見以授其人使書諸像左雖然侯之治行  
豈顧止此哉而余所書止於此蓋詳於所見略於所聞所以傳  
信也信以傳信則人之得吾文而傳者可以信於其他矣

焦夫子碑記

知懷安軍 周表

蜀之故老傳岷山有焦夫子者國初時人亡其名飽詩書以博  
全蜀稊文志 卷四十一 記 讀月草堂

學教導人故世人稱夫子云夫子貌寢陋且恠長目而廣鼻海口而蚪髯癭纍纍絡頷下性直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痒捫蝨腰胯間忽為歌詩則奇言異句有足駭人耳目者今人止能誦其一聯兩輪日月磨輿廢一合乾坤夾是非噫豈非所謂古之隱子君歟熙寧中吾鄉賢士與可遊天彭館倅舍之徐公園杯酒談笑中忽放筆繪子夫之像於學之壁不數筆而成經歲既久幾至泯滅元豐子歲因守是郡惜其瀟灑神如跡或隱晦不顯遂徙其壁於西湖之凝翠亭焉嗟夫天下皆有所好然得其所好者寡矣與可之於畫也縱橫意思類皆山石竹木枯

槁古淡之物故其為人也亦愛夫清淨奇偉有道之士此真得天下所以好者歟公之遷是畫也使與可在而居貴仕間人必曰有所奉焉耳與可已沒公特重惜之是乃所以為君子也方是時天下之士俯仰徇好方圓逐物喜事媮要迎合附會唯恐不足以赴功公乃恬然不以是為設慮而雍容閒暇獨能好與可之所好實賢於人遠矣豈不可尚哉公索記敢直書云

左右生圖記

李石

左右生圖漢石室故事也文翁集蜀士教之分左右兩序記其鄉里姓名而字之刻之石左生若干右生若干典學從事以下

若干合若干人其餘固有漫滅不可考者然自有此學卽有此  
 士漢歷世暨我皇宋蜀學之盛當紹漢得書以補晉唐之闕文  
 寥寥亦復不可見惟熙寧中弟子員至五百時則蜀守蔣堂密  
 學也自三舍法罷學之士益落僅至百五十人至張燾尙書增  
 其員至三百括隱田以廩之然亦歲去歲來閱春秋二補試  
 食而惰實業者未容盡去學司之籍更爲玩文矣蜀爲鄙遠不  
 得與東南士偕集成均獨有鄰州隨侍補入之法而又以廩入  
 爲限不能盡其來可歎也會科舉前之一歲士願肄業者學官  
 以歲有限員爲守請於兩提舉學事司則願補其廩入之而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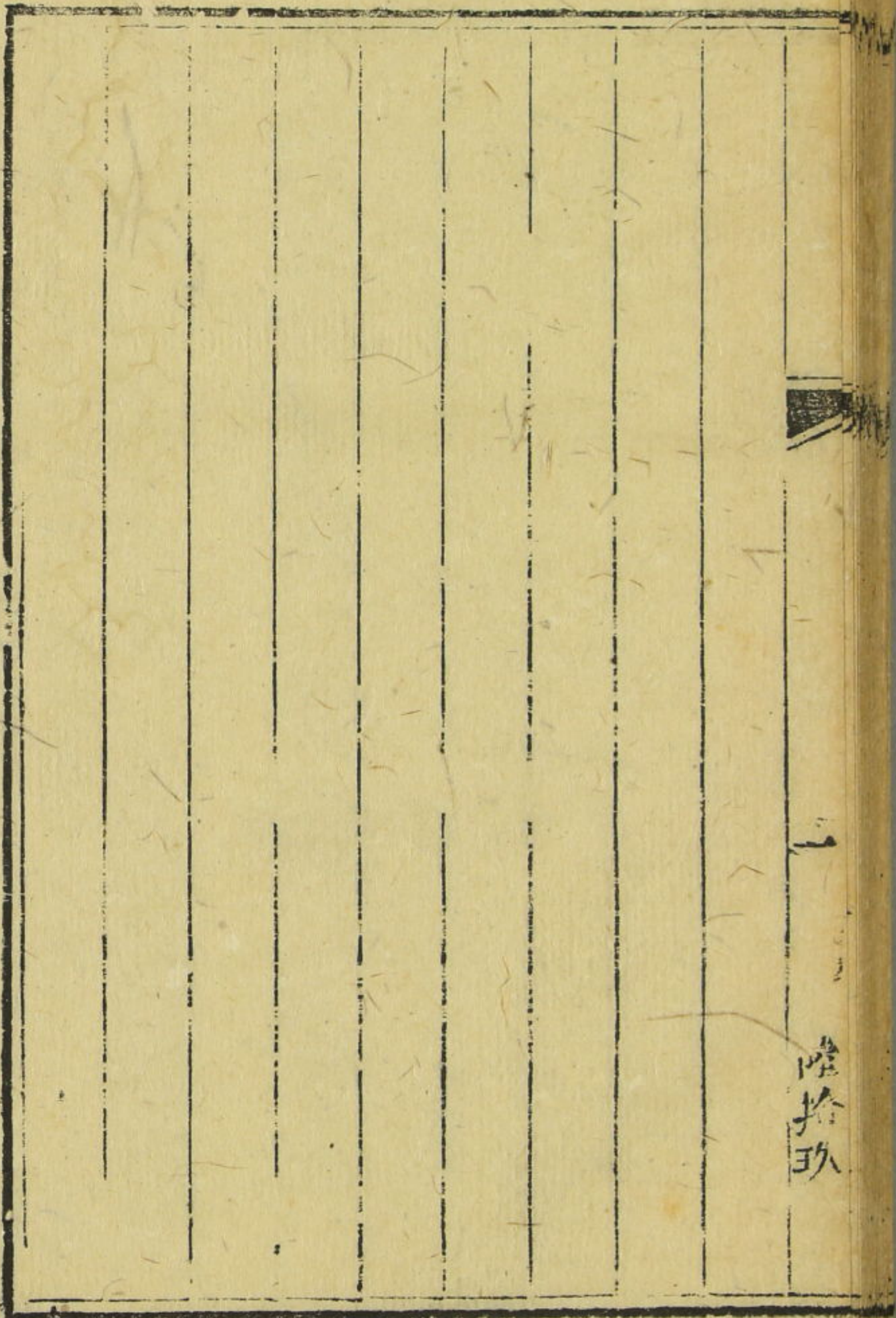
拒其來由是聽以歲補入之數至八百餘員學官擇其通經有  
 獲者倡率而嚴其日考月書之程於是西蜀之士畢赴相與自  
 愛重多名秀俊又相與分八齋其鄉曲姓名以齒爲小錄以請  
 於學官請如漢故事書之爲辛巳左右生圖紹興三十一年記

唐吳道子畫聖像記

元尚佐均

先聖爲魯司寇時像二本其乘車而羣弟子從者號曰圖立而  
 先師侍者號曰小影世人求合荀卿所謂如蒙俱轉失其真乃  
 摹小影於石而鑱之壁夫聖人蓋有不可以見見而聞聞又況  
 以像求邪然學者緣貌觀其道緣形觀其天亦或有所得云





全蜀輿文志卷四十二 楊升菴先生原本

江陵朱雲煥退唐 安岳譚言藹靜山重校

記

成都古寺各筆記

宋 范成大

成都畫多名筆散在諸寺觀而見於大聖慈寺者為多今猶具在總而記之左庶幾觀者可考

前寺多寶塔壁畫地獄變相待語左全筆妙格畫四天王四堵

師子國王一堵釋迦佛一堵小壁勢至觀音一十二堵及塔上

壁畫西方變相阿彌陀佛共三堵文殊普賢觀音大悲如意輪

全蜀輿文志

卷四十二

記

讀月菴堂

共五堵並古迹不知名

普賢閣閣外南壁畫南方天王一堵趙溫奇筆妙格上品畫佛會一

堵五如來一堵八菩薩釋迦佛一堵升閣後壁畫文殊普賢北

畔五髻文殊彌勒下生北方天王并堂內四柱上四天王並辛

澂筆妙格中品北方內甲天王杜敬安筆能格上品

鮮于院小閣上壁畫毘盧佛待詔杜靚妙格下品筆

百部院過廊畫護戒神僧知評筆

千部院佛堂壁畫熾盛光佛古迹

白馬院佛堂畫十六羅漢古迹近時周忘機畫瀟湘圖王逸民

擬任才仲作桃源圖

承天院祖堂惠遠國師像孫知微筆妙格上品近年院僧扮去古畫

別寫新像尙餘侍者二僧猶在

中寺自中三門北至水陸院東至如意輪正覺院係高力士同僧英幹建

中佛殿殿內壁畫維摩居士師子國王變相待詔左全筆妙格中品

釋迦佛二堵待詔杜懷玉筆前廡東壁畫起寺金和尙高力士

像古迹西壁畫漢孝明帝蔡愔秦景王遵及摩騰竺法之像童

仁益筆妙格上品

文殊閣四壁畫北方天王梵待詔趙溫奇筆妙格上品阿彌陀佛大

全蜀藝文志

卷四十二

記

讀月草堂



悲毘盧十大弟子四堵閣外壁畫大悲三十七尊法華經驗大

悲菩薩四堵東南方天王西方天王竝待詔趙公祐筆神格上品彌

勒釋迦西方變相北方天王變相待詔范瓊筆神格上品報身如來

待詔張騰筆妙格上品無量壽品佛古迹東方天王待詔趙公祐筆

神格上品帝釋待詔趙温奇筆妙格上品千手眼觀音勢至張希古筆閣

上周匠壁畫諸佛古迹

華嚴閣影壁後畫天花瑞像二其西待詔竹虔筆能格上品其東高

道興筆妙格中品窗外兩壁畫大悲待詔張南本筆妙格中品兩畔小壁

畫天王並古迹杜悰像張逢筆泗州和尚小壁畫太子遊雷山

古迹當面四壁王波利像呂冀筆能格上品東西二方天王帝釋梵

王待詔趙温奇筆妙格上品周匠壁畫佛像並古迹

文殊閣院門連寺廊畫金剛神變驗二堵待詔左全筆妙格中品院

內觀音堂壁畫天王帝釋侍從二堵待詔趙公祐筆神格上品

西大悲院佛堂內畫八明王古迹

大將院壁畫羅漢二北方天王及大將部屬並帝釋梵王共六

堵竝待詔范瓊筆神格上品

藥師院連寺廊八門兩壁畫千眼大悲北方天王大悲釋迦變

相四堵待詔范瓊筆神格上品殿內釋迦佛帝釋梵王部眾竝古迹

全蜀稊文志

卷四十二

記

讀月草堂

畫文殊普賢維摩無量壽西方天王十二神共九堵並待詔趙  
公祐筆神格上品瑞像堂周匝畫像竝古迹

寺後門向上小壁畫觀音僧知評筆

六祖院院門北壁地藏一堵杜措筆能格上品南壁佛會變相一堵

待詔趙忠義筆妙格下品院內山木四堵唐壁畫古迹

保福院門屋畫天王二堵趙得齊筆妙格上品姑蘇臺一堵僧惠堅

筆避暑宮一堵僧楚安筆能格中品小壁畫竹雀二堵黃筌筆妙格中品

佛殿內羅漢一堂盧楞伽筆妙格上品記中不載蓋自昭覺改神霄

徙來殿後海山觀音一堵張南本筆妙格中品亦昭覺移至小壁羅

得作德

漢一堂古迹法堂上湖山一堵馬二堵近時郭游卿郭熙之孫筆

大輪堂壁畫大輪部屬兩堵金剛二十四尊竝待詔趙温奇筆

妙格上品

極樂院門外壁畫散花天女范瓊筆神格上品大悲菩薩左全筆妙格

中品觀音大悲一堵古迹佛殿內十六羅漢盧楞伽筆妙格上品

四絕堂壁畫悟達國師真常燻筆妙格中品畫彭州至德山金堂栢

賢山二堵李昇筆妙格下品

石像院門壁香花菩薩二堵門內菩薩一堵竝古迹前記不載

慧目院門壁畫奉聖國師真齊天大王泗洲和尚宗震筆佛堂

全蜀稗文志

卷四十二

記

讀月草堂

內十六羅漢上文播筆能格上品

吉安院畫十二面觀音杜鸛龜筆妙格下品

壽寧院佛殿內四壁畫熾盛光九耀孫知微筆柱上小像知微

自寫其真也殿內廊畫太子修行古迹

東觀音堂畫觀音十六羅漢李懷讓筆霧中山出峽圖李昇筆

妙格下品樓上畫惠遠送陸道士李翺見藥山孫知微筆妙格上品護法

神孫知微筆

土地堂孟蜀主真古迹戰勝天王羅漢共三堵趙元晟筆

華嚴院殿壁畫昆盧佛張希正筆妙格中品文殊普賢古迹觀音勢

參百捌拾肆

至五髻文殊上文播筆能格上品

興善院殿內泗洲大聖一堵常樂筆妙格中品八明王張南本筆妙格

西林院殿內羅漢杜措筆能格上品壁後彌陀佛二菩薩彌勒羅漢

盧楞伽筆妙格上品

大悲閣畫觀音十堵楞嚴變相一十八堵竝宗道兄弟筆八明

王八堵繡毬觀音竝古迹

揭諦院壁畫釋迦佛二菩薩觀音勢至十六羅漢竝杜鸛龜筆

妙格下品

寶勝院藏殿內外聖像竝古迹

全蜀藝文志

卷四十二

記

讀月草堂

彌勒院壁畫十六羅漢文殊普賢張南本筆妙格畫故事山水

二堵劉國用筆

錦津院壁畫釋迦佛十六羅漢劉國用筆能格上品白衣自在觀音

李懷讓筆

東律院壁畫八明王西方變相釋迦如來十六羅漢杜子瓌筆

能格

灌頂院壁畫藥師佛十六羅漢張子筆能格下品

如意輪院壁畫花竹六鶴六堵童祥筆半已不存

楞嚴院壁畫六祖劉國用筆能格上品枯木一堵文與可筆山水十

堵蒲永昇筆龍虎二堵魯安道筆山水三堵僧延廣筆

甘露寺廊壁高僧數十堵竝古迹

承天院呂祖真堂後佛像四堵杜子瓌筆能格上品不下金繩閣下

諸佛如意輪觀音等像

起悟院堂頭近周忘機畫樹石四壁

蜀名畫記

元費著

蜀多畫工而盛於王孟僭偽之時蓋其割制一方耽玩圖畫以自娛故工聚焉有西班將軍黎德昭者以畫鶴圖獻之孟氏因授雅州刺史其玩物而棄民乃至不足稱也今取畫勢之高而

全蜀桃文志

卷四十二

記

讀月草堂

家於成都者敘記姓名他則不書

六

卷百柒拾肆

王宰家於西蜀貞元中宰阜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松石出於象  
外杜甫贈詩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相愛促僞王  
宰始肯留真跡宰嘗於牀夔廳圖一障臨江雙樹一松一柏古  
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榮瘁曲直分布不雜又  
於興善寺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於座右

左全蜀鄙人本儒家子工畫佛道人物多倣吳生之筆寶歷中  
聞海內今大慈寺多寶塔地獄變相全之筆跡也

趙公祐成都人工畫佛道鬼神李德裕鎮蜀嘗寶禮之大慈聖

興兩寺皆有畫壁子溫奇亦善畫成都寺觀多見其迹其孫德  
齊襲二世之精藝豪蹤逸筆時輩推重光化中詔許王建於成  
都置生祠命德齊畫西平王儀仗車輅旆纛法物及朝真殿畫  
后妃嬪御皆極精麗官翰林待詔

常榮成都人畫佛道人物善爲上古衣冠路巖鎮蜀頗加禮遇  
有孔子問禮山陽七賢等圖竝釋迦女媧伏羲神農燧人等像  
傳於世子重允工寫貌僖宗朝爲翰林供奉嘗寫僖宗御容及  
名臣像又於寶曆寺畫諸塔天王甚妙

孫遇初名位自稱會稽山人志行孤潔情韻疎放廣明中辟地

入蜀遂家成都善畫人物龍水松石墨竹天王鬼神筆力狂恠  
不以傳彩為工長安蜀川皆有其筆

李洪度成都人畫佛道人物大慈寺三學院皆有畫壁

李昇成都人善畫蜀川山水初得張藻山川圖疑玩數日以為

未善後遂心師造化自成一家有武陵溪青城峩眉二十四化

山圖傳於世世傳小李將軍即昇也或曰李昭道非也

杜措成都人工畫山水多作老木懸厓回阿遠岫有秋日并州

路詩意圖傳於世

杜子瓌華陽人工畫佛道尤精傳彩嘗於龍華東禪院畫毘盧

像坐赤圓中光碧蓮花上圓光如初出口輪破淡無迹俗工不到

房從真成都人工畫人物蕃馬事王建為翰林待詔嘗於宮中

畫諸葛武侯渡瀘水圖甲馬如生兼善潑筆鬼神有寧王射獵

陳登斫鱸等圖傳於世

宋藝蜀郡人工寫貌事王蜀為翰林待詔常寫唐朝列代御容

及道士葉法善禪僧一行沙門海會內臣高士等像於大慈寺

高道興成都人事王蜀為內圖書庫使工佛道雜畫用筆神速

觸類皆精諺云高君墜筆亦成畫子從遇事孟蜀為翰林待詔

嘗於宮中大安樓下畫天王對佛圖甚奇偉子文進工畫佛道

傳彩曹吳之筆蜀平至闕下太宗皇帝在潛邸文進往依焉後以攀附授翰林待詔未幾修大相國寺命文進倣高益舊本畫西廡變相及太乙宮壽寧觀啓聖院開寶塔下諸畫壁率皆稱旨畫院晚學皆宗之

阮知誨蜀郡人工畫貴戚子女皆善寫貌事王蜀為翰林待詔寫王建像為首出

李文才華陽人工畫松石兼善貌事孟昶為翰林待詔廣政中荆南高王大遣人請才寫義興門內雙石筍既畢竝徵其故實焉石恪蜀郡人性滑稽工畫佛道人物始師張南本而筆畫縱逸

不縛規矩蜀平至闕下嘗被旨畫相國寺壁授以畫院之職不就固請還蜀詔許之有唐諸賢像五丁開山巨靈擘太華新羅人角力等圖傳於世

董從誨成都人世襲儒風心游繪事佛道人物隨意皆精感佛寺有畫壁

王道真新繁人工畫佛道人物兼長屋木宋太宗時用高文進薦授圖畫院祇候嘗被旨畫相國寺玉清昭應宮壁相國寺殿東給孤獨園長者買祇陀太子園因緣竝殿西誌公變十二面觀音像皆其筆跡

毛文昌蜀郡人工畫田家風物有江村晚釣村童入學郊居豐稔等圖傳於世

李懷衮成都人善畫山川翎毛其常所居及寢處皆置土筆或中夜得意起畫於地或被上遲明模寫之則優於日所為

浦永昇成都人東坡先生嘗書其畫後云永昇嗜酒放浪惟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孫位孫知微也本意自黃居寀兄翁李懷衮之

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嬉笑舍去過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孫知微畫作二十四

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老矣

畫益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以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成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其為東坡所重如此

王道亨鄆人七歲能畫用筆命意皆過人大觀間詔置畫學博士而下如太學法聽天下畫工補試肄業而考選焉道亨入學試官以古詩一聯為題口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道亨乃畫蘇武牧羊於北海被氊枕節而臥雙蝶飛颺其上極沙漠風雪之狀又畫林木扶疎上有子規月正當年木影在地亭榭樓觀隱隱可辨曲盡一聯之景果入首選翌日進呈宋



徽宗奇之命爲畫學錄

十

戴百參拾陸

